

[現實]背面的景色比正面的更有趣 程思己

很失望。區文浩君幾乎完全不了解或誤解了我在「從現實到非現實」一文裏提出的論點。

他對「非現實主義」的不了解／誤解是根本的，從最初的命題方面便開始。他竟然指責我「沒有把『非現實』加以介定」，使他不明白「非現實」「是什麼」，好像「非現實」是一件東西似的，就如「現實」一般，可以把其界限形狀勾劃出來。

(區君可能連最初步的邏輯也忘掉了，「非椅」便是所有不是「椅」的東西，可能性等如無限，你又叫我怎樣將之「介定」?)

區君在「從『非現實』到『現實』」論裏說：「就文學作品來說，客觀反映論或主觀反映論也好，都是針對作品要表達的對象而說的，『非現實』針對的描寫對象是什麼呢？如果『非現實』是指脫離開現存物質性範疇的話，我便不知除了是幻想中的第四度空間的對象外，有什麼可以描寫；如果說『非現實』要針對描寫一些反規範、反定制……的現實，甚至是現實社會尚未見過，但可能出現的革命行動，這不就正是反映某種現實或反映主觀現實的理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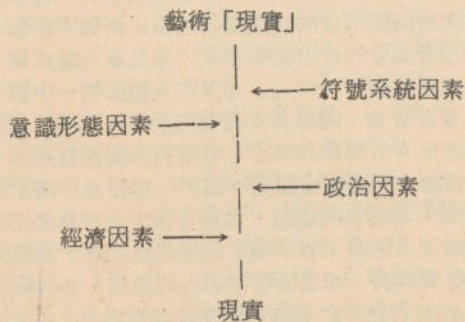
這段說話清楚地顯示出區君的錯誤不單只在邏輯，而更在認識論。他的認識論基本上是機械的反映論。我在「從現實到非現實」的頭三節內闡釋現實主義的理論時是採用反映論的，但到第四節開始，便對之加以批評，而在提出「非現實主義」的論點時，我便完全放棄了「反映論」，轉向強調「形式對內容」、「媒介對訊息的積極扭曲／促進作用」，並指出了溝通模式和意識形態對藝術家表達現實和欣賞者接受訊息的干預影響。基於這些了解，「非現實主義」鼓吹我們應對藝術作品保持批判性的距離，把藝術品所表達的「現實」和由人類實踐模式所限定、所後設出來的現實加以劃分。區君對這一切似乎完全不察覺一樣，竟然問我「非現實」是什麼東西，要描寫什麼對象，真令我啼笑皆非。

二

根本沒有「非現實」這種東西。

「非現實主義」是一種創作、欣賞和批評原則，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把它看待為某類世界觀、認識論。它和「現實主義」的分歧，並非如區君所幻想般，在於「描寫對象」的不同。問題若是這般簡單的話，我也不會浪費自己的精力和讀書的時間。兩者最大的不同，集中在對「創作——欣賞——批評」這個辯證的溝通過程的了解，以及對現存社會裏意識形態的作用和重要性的分析。

在非現實主義者看來，藝術「現實」和實踐現實之間起碼有四種動力和因素在阻隔如干預：



藝術創作者在創作過程裏受這四種因素所洗禮後，才能從現實到達藝術「現實」，同樣地，欣賞者在體會／理解藝術現實時，亦無法避免要受這幾種動力所左右，才能將之消化，類同為現實。

不過，現代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社會內的溝通模式和意識形態，剛巧便是有系統地抹煞了藝術「現實」和現實的辯證距離，把營造出來的「現實」裝扮為現實本身，從而把群眾的意識和價值觀駕御操縱。非現實主義者要暴露這些扭曲和控制機能，現實主義者却無意地鞏固了它們。

近年來歐洲進步的理論對這方面的分析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針對意識形態和符號系統因素與藝術「創作——欣賞——批評」的關係而言。符號學、LACAN的心理分析、ALTHUSSER的意識形態理論，便是其表表者。路各殊式的「現實主義」，亦受到了極深入的批判。

三

這種觀點當然和區文浩君心目中的意念大有出入。他將創作、欣賞和批評截然分開，然後批評我所提出的四點策略有三點在創作方面不可行。這種分析方法是機械的。創作、欣賞和批評根本就是一個連鎖的、互相作用的過程，創作者在創作過程裏，就已考慮到（雖然未必完全是有意識的考慮）欣賞者和批評者的可能反應。這種「內在的溝通」(INTERNAL COMMUNICATION)和真實進行的「外在的溝通」是互為影響的。唯心主義的美學觀把藝術吹噓為純粹經驗的表達，其哲學觀剛巧便是建基在創作，欣賞和批評的分割之上。

「非現實主義」的策略的進行，並不完全倚重創作方面。一部完全唯心的，把藝術「現實」和現實混淆的作品，是可以通過正確的欣賞和批評方式來「挽救」，甚至起進步作用的；而一部正確地處理藝術「現實」

和實踐的藝術品，亦可以被一場糊塗的欣賞和批評方式弄糟的（我立刻便想起布萊希特的戲劇在此間的際遇）。藝術品是永遠未完成的，因為在創作之後，欣賞和批評的過程將延續不止。現實主義者的另一個謬誤，就是過份倚重創作，以為藝術的任務只在於正確的反映，反映完後觀眾不懂欣賞是他們的問題，他們一方面過高地抬高自己，另一方面過份低貶欣賞和批評者的地位。區文浩君的論點亦似乎犯了這種毛病。

我提出的四點策略是有邏輯連系的。如果不承認實踐的盟主地位，根本不用顯示藝術的非現實性，亦不必對統治的意識形態用反面的手法開火。不承認藝術在現今的溝通模式和社會形態下的非現實性及意識形態作用，就無須鼓吹以意識形態對抗意識形態了。妙在區君於否定前三點的同時，竟然認為「第四點策略是較清楚及可行的」。這我可不清楚了，為什麼不用「現實」來對抗意識形態呢？

四

當我說「大部份藝術家不懂什麼是現實，大部份群眾不願了解什麼是現實」（第7節）時，我只說了事實的一半，我跟着便補充道：「各式各樣的扭曲性意識形態正充塞着整個社會的每一角落。群眾對它們完全缺乏批判性，往往將之誤作現實。」（同是第7節）故此，整個事實是：現實被顛倒了。正如羅蘭巴特在CHANGE THE OBJECT ITSELF—MYTHOLOGY TODAY（文化新潮出版的「結構主義與符號學論文集」曾予以刊載）裏清楚地說：神話是一種倒轉過來的「集體再表達」，「神話包含着把文化倒轉為自然，……把社會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歷史的倒轉為自然的。」另一方面，現實的（形容詞，不是名詞）又被倒轉為非現實的、抽象的、不可理解的。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單純的反映論對把現實再顛倒過來是極難起作用的，因為你首先要說服群眾為什麼他們正認為是現實的、自然的根本就不過是歷史的、意識形態的產物。當人們對已信的還是深信不疑時，他們根本不會對一些「非現實的、抽象的、不可理解的」但却被稱為真正現實的事物加以理會的。

所謂不破不立，只有當人們察覺一路以自己來深信的根本都是虛幻的、顛倒的事物的時候，他們才會產生批判意識，繼而進一步尋找事物的真相。但我亦不是主張把破和立完全分割，「第四點策略」，便是「立」的策略，只不過就算是最具批判意識，對現實有最深刻認識的人也無法擺脫經濟、政治

[現實]背面的景色比正面的更有趣

、意識形態和符號系統等由歷史所生產出來的因素的影響，因此我便把「非現實主義」的觀點亦貫徹到「立」的方面；否則我們實在難免犯上以新的神話替代舊的神話的罪過。

五

區君在「從『非現實』到『現實』」後半部所提出的「現實主義」理論，基本上和我在「從現實到非現實」前三節所論述的反映論的觀點相同。我對這種觀點的批評是：

(一) 它的認識論是機械的；(二) 它抹煞了媒介、意識形態和其他因素對藝術的「真理作用」(TRUTH FUNCTION)的扭曲和干預；(三) 它忽略了一個事實：文化藝術在這個社會下，「社會實際作用」(SOCIAL-PRACTICAL FUNCTION)其實大過「真理作用」；(四) 它一方面太過頑固愚蠢——不肯用較靈活巧妙的手法來改變「現實」，另一方面却太過自大——自以為有足夠能力擺脫一切干預因素，直接顯示現實的真相。

區君把人類了解方法分為兩類：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他把後者理解為「一些未經分析直覺的衝動(的)理解」是搞錯了，兩者主要的分別是思維形式的不同：前者是DIGITAL的，後者是ANALOGICAL的，而非什麼理性與感性的問題，由於篇幅所限，我只好留諸未來再討論)，從而確立藝術的「不可替代性」，我沒有太大的異議，但不能因此便引証在所有情況下，任何的藝術品所反映的「現實」都是「不可替代」，都是真實的，一般藝術的「不可替代性」與特殊藝術的「現實性」根本是兩回事。

另一方面，區君認為藝術能反映的縱使是「片面的現實」也好，積集起來便能夠呈現較全面的現實。我對此只有存疑：片面的現實積聚後可能形成更片面的現實，因為問題不一定是加數，而會是乘數。(四份一乘四份一是多少?)而且什麼是「片面的現實」，我真有些不了解。

不過，我不想再對「現實主義」加以攻擊，因為我對它其實有着太深的眷戀。我多麼希望社會能夠清除所有割裂和對立，人際關係和溝通能夠不受扭曲，人類的思想能夠難免遭染污，分工可以取消，被顛倒的可以再倒轉過來，一句話：社會現實可以由暗晦(OPAQUE)變為清晰，這亦正是馬克思的理想。但理想與現實始終大有距離，等待有現實主義的社會基礎時才再鼓吹現實主義吧。

六

高達有一套名字大概叫「士兵」(?)的電影裏有一場是這樣的：主角去看電影，

銀幕上出現個裸女，背向着觀眾沐浴，主角捺不住了，衝上前抓着銀幕大搖，企圖走到背面去看清楚裸女的正面，結果把銀幕也扯爛了。

「現實」的背面的景色比正面的實在有趣得多。

藝術創作不外是一種廣義的生產活動(PRODUCTIVE ACTIVITY)。藝術品無非是一種產品，受着各種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所限定，而非絕對自然甚至超然的東西。當藝術品被視作自然事物時，唯一反自然的方法便是在藝術品內顯示出藝術創作過程的特點，顯示出藝術品的非現實性，讓觀眾與藝術「現實」保持批判的距離。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說進步的意識形態應該是「自我暴露」、「自我批判」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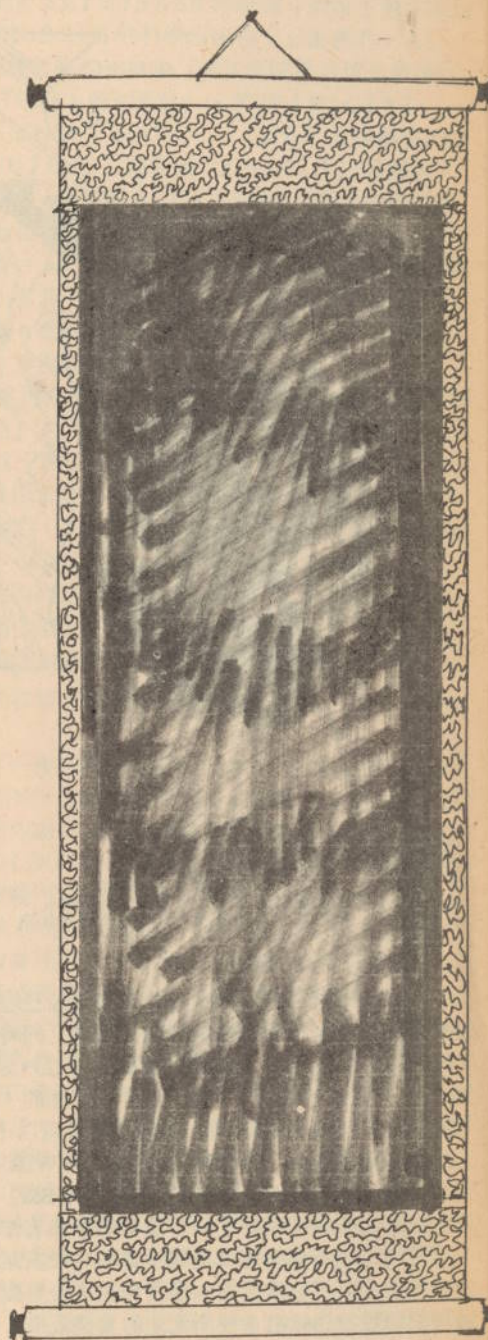
如果藝術家有意或無意地隱瞞了藝術品作為產品的特點，把它裝扮成現實的、自然的事物的話，遇到像高達電影裏那個看得太過入神的主角也沒有得埋怨了。

七

我所說的並不屬於真理，我所推銷的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原因：簡單得很，「非現實主義」作為實踐，在香港還在極初步的階段，我根本毫無基礎來建立科學的分析，只能這裏找找，那裏找找，織合出一些有點吸引力(?)的口號和原則。當然我希望它們是進步的。

「從現實到非現實」沒錯是「故作驚人」、「嚇人」和嘩眾取寵的。它的表達形式是故意弄成這樣，看來目的亦達到。區君不是對此頗有反感嗎？我想他對文章的不滿在看完題目和PROLOG後就已開始，因為兩版的形式便難以引起他的認同，拉遠了他和文章論點的距離。

我在「從現實到非現實」第9節所說的話實在太多餘了，因為文章的形式和內容已經配合得不錯。



\$570,000.

偽展 479

